

确保“十四五”开好局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

金牌背后的故事

□王鹏

“虎子,你真行!”妻子李婷婷给了丈夫李占虎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前不久,西北油田采油三厂职工李占虎,夺得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集输工个人金奖,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授予“全国技术能手”称号。李婷婷既欢喜又骄傲。

李婷婷大学毕业,被分到西北油田采油三厂管理岗时,李占虎还是操作岗的一名劳务工。可李婷婷偏偏很看好李占虎身上那股子钻研技术的劲头,认为他是那种有成长性的“潜力股”。

两人出双入对,在工作上相互鼓励、在生活中互相扶持,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后,更是恩爱有加。这让李占虎在农村老家的父母开心得合不拢嘴!

2013年,李婷婷怀上了宝宝,就在待产期间,李占虎接到了参加西北油田公司技术比武的通知,他不想离开妻子:“算了!明年再说!”

李占虎刚说出这个想法,就被李婷婷“逼”了回去:“这次你一定要参加,见证你的实力,我和孩子为你加油!”

李占虎在家只待了6天,与刚出生的儿子匆匆见了一面就返回单位,这一走就是3个月。

那次,李占虎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西北油田技术比赛第一名!这是他送给妻子的一个惊喜。

没想到,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:2016年9月,西北油田从1760名劳务工中择优30名转为正式职工,李占虎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。

从此,李占虎工作的热情更高、劲头更足、目标也更大了。

在西北油田采油三厂油气处理部,李占虎围绕生产难题,先后完成技术革新和提出经营管理建议28项,其中两项已申报专利,并获采油厂和油田公司多项奖励,为采油三厂年创效500多万元。

这次,为参加全国大赛,李占虎更加刻苦钻研,苦练技能,累计阅读专业丛书20多套、记录笔记10多本、CAD图200多幅,每天休息不足5个小时。

从西北油田到胜利油田,再到河南油田,历时7个月的高强度封闭训练,比赛一场连着一场,大家关闭手机不与外界联系,每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。

李占虎人消瘦不少、思想压力也不小。“你放心,家里有我呢!”李婷婷的宽慰让李占虎渐渐安下心来,他决定不管成绩如何,一定全力以赴。

可没想到,就在这关键时刻家中接连出事:公公在家中干农活时不小心受伤需要马上住院。公公刚好半个月,婆婆的胆囊炎犯了,又要动手术!那段日子,李婷婷虽然忙前忙后,却没有让丈夫分心。

这次,当看到李占虎如同凯旋的将士拿回了国家级的金牌和证书时,李婷婷欣慰地笑了,所有的辛苦和劳累全部消散。

李占虎爱怜地擦拭着妻子脸上激动的泪水,目光笃定地望向远方,他心中还有更高的追求……

“开箱日”活动火了

□瞿洪培 何双萍

每周一次的“开箱日”又到了。

11月1日,中原油田天然气处理厂第二气体处理厂的三楼会议室顿时热闹起来。该厂党支部书记姜广磊打开厂里的“意见箱”,拿出数十张小纸条,表情神秘地来到员工面前,大家翘首以盼,好像一群猜谜的孩子在等待老师公布答案。

同事之间相互帮助是提升员工队伍凝聚力的好事,但被帮助的一方事后还得意思意思、安排请客,这就变味了!”姜广磊读罢第一张小纸条,大家自发地就这一现象展开讨论。

装置保运组组长李亚彬率先“开炮”:“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,工友情是最纯洁、最质朴的感情,不应该掺杂‘等价交换’的思想。”

随后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。

“设置‘开箱日’是我们纯洁内部关系、抓好员工队伍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。”天然气处理厂副总工程师、第二气体处理厂厂长卢少庆介绍说,为了充分发挥意见箱畅所欲言、增进互动、解难帮困等作用,厂里每周组织一次“开箱日”活动,由正职领导现场回复意见箱的意见建议,能改的马上改。

员工有所呼,厂里有所应。

今年初,在开展“开箱日”活动中,中心控制室运行二班操作工王利在小纸条上写道:“岗位上的操作工由于工作原因,长期久坐在电脑前调参数,经常腰酸背痛,脖颈也很难受,建议厂里给每把座椅配发一个靠垫。”

第二天,该厂领导和工作人员就将座椅靠垫送到了一线生产岗位上。与此同时,根据员工的建议,厂里还为一线倒班员设立了茶歇室,为哺乳女工设立了哺乳室。

如今,该厂的“开箱日”活动越办越红火,还被许多兄弟单位竞相效仿。

编者按:11月8日是第22个记者节。和其他职业性节日一样,这是新闻工作者不放假的节日。记者们和往常一样,“不是在采访,就是在采访的路上”。作为中国石化报社的驻站记者,他们长年奔波在新闻采写的第一线,用温暖有力的文字、美好生动的画面,为读者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来自基层一线有温度的故事。今天,编辑部留出版面请他们当一回故事的主角,展示呈现他们对记者这份职业的投入和热爱。

以文字记录 用镜头定格

“只有加倍努力,才能写好新闻”

□陈天婧

最近,王维东“消失了”。

自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胜利油田反响报道组启动,作为中国石化报社驻胜利油田记者站副站长的王维东,白天便不见了身影,倒是报纸上总会出现他的名字。

作为同事,我知道,他不是在采访的路上,就是在讨论稿件的会议室。他经常要等到夜深人静时,才在办公室将白天“寻觅”到的素材,一股脑儿地倒在键盘上,敲敲打打,开始他的新闻创作。

记得去年的一天,我和王维东拿到一个油藏层系轮替开发的选题,里面涉及一个专业性极强的概念——SEC经济可采储量。

SEC经济可采储量涉及面广,小到自然递减率,大到国际油价,都左右着SEC经济可采储量的大小,可谓涵盖生产、经营、管理、市场方方面面。

在采访中,他和开发人员聊得头头是道,我却听得一头雾水。在采访了多位专家后,我“蒙圈”了,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

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,采访结束,王维东特意找来积累了十多年的素

材,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SEC经济可采储量对油田企业的影响。

从生产到经营、从改革到管理,3个多小时深入浅出的讲解,让我受益匪浅。SEC经济可采储量成了王维东教我的第一项专业知识。

后来,当我回头听录音、整理采访笔记时,发现自己不仅可以听懂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,而且能和经营管理专家说上几句不那么外行的话。

七分采访,三分写作。每次和王维东出去采访,我最大的感触是:采访时间长。同样一个选题,他能比别人投入多两三倍的时间和精力。

王维东说:“小记者写事,大记者写势。我们的采访不能仅仅局限于就生产论生产,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,由表及里,由点及面、由微观到宏观,站在国家、山东省和行业的高度看待企业的生产经营,通过采访企业的生产实践和改革创新,掌握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,力求实现人有我优、人优我精。”

“收集素材,列采访提纲”是王维东在采访前反复对我这个职场小白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每次确定采访选题,他都会像一名小学生一样在采访本上写好提纲。他总是说,笨鸟要先飞,自己非新闻专业出身,只有加倍努



作者陈天婧(右二)和王维东(左二)深入一线采访。 陈俊燕 摄

力,把采访的每一个环节做扎实了,才能写好新闻。

一周之内,他带着我深入一线调查研究,不仅跑遍了发供电单位和油气开发单位,而且采访了企业管理部门和电力行业的学者专家,我们站在自备电厂健康发展的角度,合作完成了《自备电厂的燃“煤”之急》,受到领导表扬。

采访本上已列出十多个问题。

两周之内,他带着我深入一线调查研究,不仅跑遍了发供电单位和油气开发单位,而且采访了企业管理部门和电力行业的学者专家,我们站在自备电厂健康发展的角度,合作完成了《自备电厂的燃“煤”之急》,受到领导表扬。

同事说,王维东是个“工作狂”,他一笑了之。一年52周,他几乎很少完整地过周末。聊生活,他三两句就没了话说了,可聊起油田的生产经营,他侃侃而谈。

在工作和家庭之间,他时间的天平总是倾向采访一线。他就像一朵沸腾的浪花,始终对新闻事业保持着一种激情。

自2018年从事外宣工作以来,王维东连续两年获得中国石化报社首席文字记者称号。

今年是胜利油田发现60周年,王维东是全媒体报道组成员,参与策划采写的胜利油田发现60周年外宣稿件在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科技日报、经济日报、工人日报等国家级主流媒体刊发。

心宽体胖的王维东总是给人一种“吃不饱”的感觉。因为他总是睁大眼睛在寻找着什么,一篇作品完成,他又在寻找新的新闻线索。

“新闻人从来不怕忙,最怕缺少好线索”,对这样一位工作狂一样的同事,我除了经常揣摩他说的话,还从他身上理解了什么是敬业,什么是专业。

“要当一名像他那样的新闻人”,我心里想着,不由向他投去赞许和钦佩的目光。

“对于摄影者来说,必须不停地走”

□周剑

“为了爱好,花十万元买台相机,你愿意吗?”

“我愿意!”

毫不犹豫给出答案的又是沈志军。

“我喜欢绘画,常用黑板报来反映工作中的人和事,后来发现摄影更快更好。1996年结婚不久,便拿出好不容易积攒的1万元跑到南京购买了一台尼康FM2相机。”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,是在2018年华东石油局通讯员培训班上。当我了解到当年月工资不过几百元时,对沈志军真是刮目相看。

培训结束,我回到井下作业队继续当技术员,当时队伍正在开展侧钻作业,看着同事们冒着秋雨连夜施工的场景,心想这种画面不就是培训班上讲的有温度、感动人的场景吗?

我在微信上请教沈志军,还在他的推荐下买了人生的第一台相机。刚开始拍摄,我很多东西都不懂,拍完照片就通过微信发给他,他或早晚或晚都给予答复,一来二去,熟了以后,我拜他为师,张口就叫他沈大师,“你瞎叫啥,我算哪门子大师。”他笑着回怼我,却真的收下了我这个徒弟。

在沈大师的调教下,我慢慢地知道前景构图、手动对焦……开始有一些作品登上中国石化新闻网和中国石化报。

2019年我调入华东石油局油服中心党群办从事宣传专责报道工作。单位的施工队伍从东北到贵州、从江苏到重庆,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,业务内容除了我熟悉的井下作业,还有不熟悉的压裂试气、地面油建、试井测试等,我很焦虑:“这宣传工作咋干啊?”

我赶紧向已是华东局党群工作部宣传科科长的沈大师求教,他手把手教我如何从会议纪要中把握重点施工井的进展,如何将新闻摄影与企业中心工作巧妙结合。

那会儿正值胜页3平台实施电动压裂,我了解到压裂场景被很多人拍过,就在微信上吐槽:“都拍烂了,不知道拍啥。”

沈大师看了看我拍的照片,指出这个平台的位置较高,附近山势比较平坦,是南方少有的可以拍到日出的施工平台,让我早上去试试看,并指出电动压裂更节能、环保,让我围绕页岩气绿色开发的主题来组织材料。最终这幅图片刊发在2019年12月13日的中国石化报一版,令我惊喜万分。



作者周剑(左)和沈志军在国家技能竞赛宣传报道现场。 朱峰 摄

2020年4月,华东石油局组织南川页岩气建区采访报道,我在三天的跟拍中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每天早上6点,沈大师会准时起床,看看天上的云,预估当天有没有朝霞或云雾,然后梳理下近期重要工程的节点,跟相关负责人联络有没有提前或推迟,规划

好当天的采访路线。他出门前会检查相机、无人机、口袋相机等设备有没有电、内存卡够不够,再带上三脚架和闪光灯,背着近20斤重的大包小包跟着值班主任跟着值班主任出发。

到了,他先围着井场观察一圈,然

后开始爬上爬下、或蹲或跪。记得那

天为了拍好胜页2井施工场景,晚上6点半,他指导我用无人机航拍落日,并点拨道:“航拍跟我们在地面拍差不多,也是要不断尝试,去找到合适的角度。”拍完航拍又拍夜景,在井场的河边,他又带着我回来选了十几个点位,分析对比每张照片的优点在哪,等拍到满意的照片已是晚上8点多了。

三天时间,沈大师每天微信运动上的步数都是两万多步,他足足拍了20G的素材,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向我诠释了他在培训班上讲的“对于摄影者来说,必须不停地走,少躺着、少坐着;多看看、多拍拍”。

从一名当了二十几年的基层生产管理者到新闻摄影记者,再到连续3年荣获中国石化报社首席摄影记者称号,我问他秘诀是什么,他说:“做好新闻摄影,说难也难,说简单也简单。你要做企业生产的明白人,做深入一线的勤快人,做基层员工的知心人。这样,你的作品才有高度、深度和温度。”

沈大师说得在理,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源自他心底那份热爱。因为热爱,他才会在《让镜头更有思想有温度》一文中写道:“用影像记录企业发展,深入生产一线记录石油工人的奉献和坚守,于我而言是责任,义不容辞。”

难题是,一个被多次报道甚至脸谱化的典型人物,该如何寻找不一样?盐碱滩上的烈日,格外酷热刺眼。我们沿着张义铁成长的足迹寻找。到他最早的工作室,他曾在那修修补补、敲敲打打;到他和工友曾经奋战的地方——处废弃的老房子,里面有当年培训用的黑板,上校用的旧床,一起钻研使用的各式工具……

我们和张义铁的领导、同事、技师团队、一线工人一次次倾心交谈。离开清河的前一天下午,还赶到他的家中,和他的爱人、孩子一起聊天畅谈。“多了解一些,才能挖掘得更深一些。”黄予剑说。《工人院士》的情义与担当》《最好的爱情,是有你,有石油》在中国石化报油气周刊大篇幅刊发。而我也再一次领悟到,他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句话:干好记者这个工作,不光要“身入”更要“心入”。

用心了,就会不一样。黄予剑并非专业出身,却在10多年的摸索实践中,写出无数带着“泥点”、带着情感的新闻好作品。

回想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,一份钦佩、一份欣赏,油然而生。而对“记者”这份职业,我更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“稿件里要多带些一线的‘泥点’”

□李亚伟

“大半夜,你躺在床上睡觉,耳边一直回响‘咔嚓咔嚓’的剪刀声,是一种啥感受?”

最近,中国石化报社周油列国公众号推出的《小白与学霸》,差的是100本日记在朋友圈疯传,感动之余,想起同事黄予剑给我讲过的学习故事。

那是2009年,他还是基层通讯员,对新闻工作还处于一知半解的“小白”状态。他白天忙工作,晚上抱一大摞报纸回家,入睡后看到好文章,就剪下来做成剪贴本。他的爱人有早睡的习惯,实在忍受不了,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问话。

听到这个故事是2018年,在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田,我刚接触到新闻工作,对如何写好新闻很是发愁,便主动拜黄予剑为师。

黄予剑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,干好这一行没有啥诀窍,就是不断学习。有句广告语“我们不生产油,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”,他套用这句话提醒我:“搞新闻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,记者不能当复制粘贴的搬运工。”

采访中,难免要涉猎到石油专业领域。一次,他拟定了中扬子海相的

我认真地记着活动流程,观察过程中的细节,跟随参观人员到井场平台时,还不失时机采访了几位现场工作人员。

可花费心思写出的通稿,却被改成了“满篇红”,最懊恼的是,居然还写错了主持人的名字。黄予剑耐心纠错,提出了很多指导意见,并严肃地对我说:“记者不是复读机,听到看到的内容,还要经过自己的思考、甄别。”

黄予剑对稿件“较真”,在生活中还有些“强迫症”。走进他的办公室,桌面总是一尘不染,各类用具摆放整齐。就是这样爱整洁的人,却最喜欢往一线跑,他说稿件里要多带些“泥点”。

记得有一次,他带我去采访电力运维人员,为了让我见识一下什么是“望山跑死马”,主动要求找一条巡线的山路走一走。

那天,巡线小队手持镰刀割荆棘,拿着木棍开出一条